

天 边 外

人 物

杰姆士·梅约 农民

凯特·梅约 杰姆士·梅约的妻子

迪克·司各特 圣代号的船长，凯特·梅约的哥哥

安朱·梅约 杰姆士·梅约的儿子

罗伯特·梅约 杰姆士·梅约的儿子

露斯·艾特金

艾特金太太 露斯·艾特金的寡母

潘 恩 农业工人

傅塞特大夫

幕 次

第一幕

第一场 乡下大道。春天某一天黄昏时节。

第二场 农舍。同一天夜晚。

第二幕（三年以后）

第一场 农舍。夏天某一天正中午。

第二场 农庄上能够眺望大海的小山顶上。翌日。

第三幕（五年以后）

第一场 农舍。暮秋某一天黎明。

第二场 乡下大道。日出时节。

第 一 幕

第一场

乡下大道的一部分。大道从左前方朝后方斜穿过去，远处能够看见它似一条淡色丝带，在矮矮的、起伏的小山之中，蜿蜒向天边。几堵用石头垒成的墙和粗糙的弯曲的栅栏将新耕种过的田地明显地分开，呈棋盘形。

被大路割成三角形的靠前面的那片地是田地的一部分。黑土里生长着秋麦，绿油油一片。一条松散的乱石坝，矮得不能称作墙，将这块地跟大路隔开。

大路后边有一条沟，沟那面有一道堤岸，斜坡上绿草如茵，堤上有一棵节节巴巴的老苹果树，刚刚吐叶，将拗扭的树枝伸向天空，衬托着远处的灰白色，看去黑压压一片。一道栅栏顺着堤岸，经过苹果树下，从左向右横伸过去。

五月里的某一天，静悄悄的黄昏刚刚开始。天边的小山上还嵌着一道红边，山顶上的天空闪耀着彩霞。随着表演的进行，红光渐渐黯淡下去。

幕启时，罗伯特·梅约坐在栅栏上。他是个高高的、瘦瘦的年青人，二十三岁。饱满的前额及大而黑的眼睛带有一种诗人的神气。他容貌清秀尔雅，嘴和下巴的线条表露出他意志薄弱。他身着灰色灯芯绒裤子，裤脚放在长筒皮靴里，一件青色法兰绒衬衫，系了一条色彩鲜艳的领带。他正就落日余晖读一本书。他合上书，将一个手指头插在刚读过的地方，转过头对着天边，目光越过田野小山，眺

望开来。他的嘴唇稍微张动，仿佛在暗自背诵什么。

他的哥哥安朱自右边顺着大路走来，从地里干活回来。他二十七岁，与罗伯特相反，是又一种类型的人——粗壮，古铜色，有一种高大的男性美——一个农家的孩子，聪明能干，不过没有一点文才。他着一件罩衣、皮靴、一件灰色法兰绒敞领衬衫，顶一顶泥污的软帽，搁在脑后。他停住，靠在手中拿的锄头上，和罗伯特说话。

安 朱 （看见罗伯特没有注意到他来到面前，大叫一声）喂！（罗伯特吓了一跳，转过头来，看见是哥哥，他微笑了）嗨，你真是第一个第一流的白天作梦的人！我猜到你又带一本旧书来啦。（他越过沟，坐在罗伯特身旁的栅栏上）这一次带的是什么，诗，我能打赌。（他伸手要书）让我瞧瞧。

罗伯特 （很不愿意把书递给他）小心，别将它弄脏了。

安 朱 （瞧瞧他的双手）不脏，是最干净的好泥土。（他翻了几页，默默读了几句，于是发出讨厌的声音）哼！（他有意地向他弟弟嘻嘻一笑，接着用一种悲哀的、唱歌的腔调朗诵起来）“我爱上了风与光和明亮的大海。但神圣而最不可侵犯的夜呀，不象我爱您爱的那么深。”（他将书递回去）来！拿去埋起来吧。我想，由于你在大学念了一年书，你才爱上那种玩意儿。我真高兴，我念到高中就不做了。要不我可能会同样发疯。（他笑嘻嘻地在罗伯特背上亲热地打了一下）想想看吧，我一边读诗一边耕地的那副模样！我可以打赌，牲口会跑掉的。

罗伯特 （大笑）抑或想想看我在耕地。

安 朱 去年秋天你就应该回到大学去，我清楚你想回去。你干那种事合适，就和我不合适一样。

罗伯特 阿安，你知道我为什么没回去。爸不喜欢，虽然他嘴里不讲；我知道他想用那笔钱来整顿农场。还有，你别看我成天读书，但我并不想当一名大学生。我现在想干的是到处跑跑，不在哪一个地方安家。

安 朱 好吧，明天就要动身的旅行会让你跑个不停的。（一提及旅行，他们俩都默默无声。一停。最后还是安朱打破冷场，尴尬地，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舅舅说，你一去要三年哪。

罗伯特 他猜想大概要三年。

安 朱 （闷闷不乐地）时间相当长哪。

罗伯特 仔细一想，并不算长。你明白，圣代号要绕康恩角先到横滨，对一条帆船来说，那就是很长的航程了。倘若我们还要到迪克舅舅说的另外一些地方——印度、澳洲、南州、南美——那些航程也是很长的。

安 朱 无论怎么讲，你能将那些外国地方都跑一趟，总不坏吧。（稍停以后）阿罗，妈肯定会很想你的。

罗伯特 是的，我也会想她。

安 朱 你一走，爸也会觉得难受，虽然他装着若无其事。

罗伯特 我瞧得出来他心里难受。

安 朱 你能够断定我也不会感到高兴。（他将一只手搁在靠近罗伯特的栅栏上。）

罗伯特 （简直是羞怯地，将他的一只手搁在安朱的手上）我也知道，阿安。

安 朱 我想，我会和别人一样想念你。你知道，你与我和大多数弟兄们不同，他们总是打架，老是长时期分手，而我们只有兄弟俩，一直在一起。我们与他们不同。所以分起手来，特别难受。

罗伯特 （带着感情）请相信我的话，阿安，我也感到一样难受！我不愿意离开你和两位老人——但是——我认为我非走不可。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叫我——（他指着天边）啊，阿安，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说清楚。

安 朱 不需要，阿罗。你想走，那就是所有理由。我可不希望你丢掉这个见见世面的机会。

罗伯特 你能那么想，你是太好了，阿安。

安 朱 嗨！要是我连这点情分都没有，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混蛋吗？我明白你多么需要这海上航行，来变成一个新人——我是说，在身体方面——以完全恢复你的健康。

罗伯特 （有点不耐烦）你们大家总是说我身体不好。你们以前看见我生病躺在家里，看习惯了，你们就老是认为我是个长期病号。你不清楚在过去几年里我的身体已经好起来了。要是我上迪克舅舅的船，只是因为健康的缘故，却没有其他的原因，我宁愿呆在这儿，开始种田。

安 朱 不行。种田不是你的天性。我们两人对农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你呀——哼，你爱的是家庭的那一部分；作为工作和生产的地方，你厌烦它。是不是？

罗伯特 是的，我想是那样。对你来说，那就不同了。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梅家后代。你和土地结了缘。你也是土地的产品。正如一株麦穗，一棵树一般。爸也是那样。这个农场就是他一生的工作。当他了解，梅家的另一个子孙，带着同样的热爱，将继承他遗留下来的工作，他是幸福的。我可以理解你的态度，爸的态度；并且我认为那是了不起的，真诚的。但是我——哼，我可不是那样的人。

安 朱 对了，你不是；但讲到理解的话，我认为我知道你有自己的观察世事的视角。

罗伯特 我怀疑你确实知道。

安 朱 （自信地）肯定我知道。你见过一点世面，你就认为农场太小了，你想去见见整个大世界。

罗伯特 还要多一些，阿安。

安 朱 噢，肯定。我知道你要学航海和船上的全部，好作个海员。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我想，海员的薪水是非常高的，在你考虑到你总算有了一个家，又有了吃的和喝的时候，并且，只要你想旅行，你可以到你想要去的任何地方，不要花一个船钱。

罗伯特 （苦笑）还要多一些，阿安。

安 朱 肯定罗。在某些外国港口或其他地方，经常有好机会被你遇上。我听说在那些才开放的新兴国家里，一个青年人只要张着眼睛，总会遇到好机会的。（愉快地）我可以说你心里一直在敲着这个算盘，虽然你不言不语！（他笑着拍拍他弟弟的背）好吧，如果你突然成了百万富翁，经常回来看看，我会向你募捐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农场上用一大笔钱，对它只会有益处，不会有害处。

罗伯特 （勉强一笑）阿安，生活实际方面的事，我一分钟都未想过。

安 朱 啊，应该想。

罗伯特 不，不该想。（指指天边，作梦一样）要是我告诉你，要我去的就是美，遥远而陌生的美，我从书本里读过的引人入胜的东方神秘和魅力，就是要在广大空间自由飞翔、欢欢喜喜地遨游下去，追求那隐藏在天边之外的秘密呢？如果我告诉你那就是我出门的唯一原因呢？

安 朱 我不得不说你是个傻瓜。

罗伯特 （皱眉）甭开玩笑，阿安。我讲的是正经话。

安 朱 那么你还是呆在这里好，因为你所追求的东西，我们农场全有。空间大极了，天知道有多大；你走一里路，走到海边上，大海全是你的，要多少有多少；能够看的天边多得很，美也够多的，除了在冬天。（嘻笑）至于神秘和魅力嘛，我还未遇见过，可能躲在附近什么地方。我要让你知道，这是一个第一流的农场，各种设备俱全。（大笑。）

罗伯特 （也不由自主地随着笑起来）和你讲也没用，你这个笨蛋！

安 朱 上了船你最好不要和迪克舅舅讲什么怪事，要不他会把你当作倒霉鬼，把你扔到海里的。（他从栅栏上蹦下）我必须赶回去，洗洗干净，露斯的妈要来吃晚饭哩。

罗伯特 （直截了当地，简直是尖酸地）露斯也一块来吧。

安 朱 （慌张，东张西望，躲开罗伯特，装作不相干的模样）是的，露斯也要来。哼，我想，我得马上走啦——（他一边说，一边跨过沟走上大路。）

罗伯特 （他仿佛正跟内心的某种强烈感情作斗争——冲动地）等一等，阿安！（他从栅栏上蹦下）有点事我想——（他突然停住，咬着嘴唇，脸变红了。）

安 朱 （面对着他；半挑衅地）什么？

罗伯特 （慌张地）哼，不打紧，没关系，没有什么。

安 朱 （目不转睛地望着罗伯特掉转过去的脸，过了一会儿之后）可能我猜得出——你要说的是——但我想，你不说出来是对的。（他拉着罗伯特的手，紧紧捂了一下；兄弟俩站在那儿面面相觑了一会儿）阿罗，那是没办法的事。（他猛然放开罗伯特的手，掉身走开）你立刻就来，是不是？

罗伯特 （闷闷地）是的。

安 朱 那么，呆会儿见。（他朝左边大路走去。罗伯特瞧着他的背影，瞧了一会儿；接着又爬上栅栏，眺望小山，脸上显出深为痛苦的表情。过了一时，露斯在左面匆匆上场。她是一个健壮的、金发的农家姑娘，二十岁，身材优美、苗条。她的脸，虽然近于圆溜溜，但很美丽。深蓝色大眼睛和风吹日晒的古铜脸色成为强烈对比。娇小玲珑的容貌中带有一股力量——一种深沉、坚强的意志力隐藏在坦率动人青春魅力背面。她穿一身纯白衣裳，没戴帽子。）

露 斯 （看见罗伯特）哈罗，阿罗！

罗伯特 （诧异）哈罗，露斯！

露 斯 （跨过沟，坐在他身旁栅栏上）我正找你哩。

罗伯特 （直截了当地）阿安刚才离开这里。

露 斯 我清楚。刚才，我在大路上遇见了他。他告诉我，你在这里。（温情地调皮地）你认为我在找阿安，你这个机灵鬼，我并不是在找他。我是在找你。

罗伯特 是因为明天我就要走了吗？

露 斯 因为你妈急等着你回家，要我找你。我刚用小车将我妈推到你家去。

罗伯特 （敷衍衍衍地）你妈好吗？

露 斯 （一丝阴影闪过她的脸）老样子。仿佛从来不见好，但也不见坏。阿罗，我真希望她逆来顺受，得过且过。

罗伯特 她又在和你唠叨了吗？

露 斯 （点头，然后发作起来，抗议地）她老是唠唠叨叨。不论我为她作什么，总要挑错。要是爸还活着——（她不说了，仿佛由于她的感情冲动而感到不好意思）我想我不应该这样抱怨。（叹气）可怜的妈，天知道她是多么难受。我想，一个人寸步难行，当然要发脾气。唉，我真想跑到什么地方去——和你一样！

罗伯特 留下为难，走开，有时候也不容易啊。

露 斯 看！我多傻气！我发誓不提你出门的事——要等到你走了以后才提；现在一张嘴，就说了出来！

罗伯特 为什么你不愿说呢？

露 斯 由于这是你在家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不愿意将它破坏了。噢，阿罗，我会——我们大家都会十分想你。你妈到处乱转，仿佛随时都会哭出来一样。你明白我心里多难受。阿安和你和我——我们好像总是在一块的。

罗伯特 （勉强微笑）你与阿安还会守在一起，我没有一个亲人才十分难过。

露 斯 但是你会看到新的风光，新的人，觉得开心；可我们还是呆在这里，一天到晚和平凡的老地方打交道，才无聊哩。恰恰你又在这个时候走，春天啦，所有都变得这么美妙。（叹气）我本来不应该说这种话的，因为我知道对你来讲，出门是一件最好的事。你爸爸讲，你肯定会找到各种各样的上进机会。

罗伯特 （冒火）我才不在意那个哩！爸爸想到的那种世界上的大好机会，就是跨过大路就能捡到，我也不会去做。

（他因为自己生气好笑起来）露斯，请原谅我发脾气。由于阿安已经和我讲了一大堆实际利益了。

露 斯 （缓缓地困惑地）那么，要是不是——（突然紧张起来）噢，阿罗，你为什么想走呢？

罗伯特 （马上转身朝着她，吃惊地——缓缓地）你为什么要问那个，露斯？

露 斯 （在他的探索眼光之下垂下头）由于——（半半节节地）太不应该了。

罗伯特 （追问）为什么呢？

露 斯 噢，由于——一切。

罗伯特 现在即便我不想去，也不能抽身了。过了一会，我就会被忘记的。

露 斯 （气愤）不会的！我就永远不会忘记——（她停住，掉过头去掩盖她的窘态。）

罗伯特 （温柔地）你许诺不会忘记我吗？

露 斯 （含糊其辞地）当然。你认为我们会那么容易将你忘记，那不象话呀。

罗伯特 （失望地）噢！

露 斯 （故作轻松）你还未告诉我，你要出门的缘由。

罗伯特 （闷闷不乐地）我不知道你是否会懂得。连对自己也不容易解释清楚。可能你感觉得到，可能你感觉不到。我记得我初次感觉到的时候，我还是个娃娃。你没有忘记，那些年代我是个多病的孩子吧？

露 斯 （打了一个寒颤）不要去想那些了吧。

罗伯特 一定要想，你才会懂得。在那些年里，妈妈烧饭的时候，为了不碍事，将我坐的椅子推到西面窗口，要我朝外看，不要闹。那并不难。我认为我从来是安静的。

露 斯 （怜惜地）是的，你向来安静——你也吃了那么多的苦！

罗伯特 （沉思地）因此我经常越过田野，远望那边的小山——

（他指指天边）过了些时，我就忘记了我身上的痛苦，开始作梦。我明白那些小山后边是海，——许多人告诉过我——我就常常奇怪，海是个什么样儿，而且想在头脑里形成一幅海的轮廓。（微微一笑）那时，在我看来，那个遥远的海，无奇不有，现在还是那样！它当时呼唤我，正如它现在呼唤我一样。（稍停以后）有时我的眼光随着大路弯弯曲曲转到远处，转向小山，仿佛那条路也在寻找海一样。于是我就许愿。让我长大了，身强力壮了，我就沿着那路，和它一块去找海。（微笑）你瞧，我这次出门只不过是实现以前的诺言。

露 斯 （被他讲童年梦想时那种低沉而又有音乐性的声音迷住了）是的，我清楚。

罗伯特 坐在窗户面前作梦，就是当时我的生活中唯一的愉快时刻。那时候我喜欢孤独。各种形色的落照我全记在心中，太阳总是落在那儿——（他指着）天边外边。所以我逐渐相信世界上所有奇迹都发生在小山外面。那儿是上演美妙奇迹的漂亮仙女的家乡。我那时相信有仙女的。（微笑）可能我如今还相信。无论如何，在当年，她们可是千真万确的。有时我确实可以听见她们叫我去和她们玩，在黄昏时候，要我到大路上和她们跳舞、捉迷藏，去寻找太阳藏身的地方。她们和我唱小曲儿，歌唱那山背后她们家乡一切神奇事情的小曲儿。她们还答应带我去看，只要我可以去！但是那时我不能去。有时我哭起来，我妈还以为我由于病痛才哭哩。（他忽然大笑）我想，那就是我现在要走的理由。因为我现在还可以听见她们在叫唤。可是天边还是跟往常一样遥远，一样引人。（他转过身来，对着她——温情地）如今你明白了吧，露斯？

露 斯 （入迷，小声地）明白了。

罗伯特 那么，你也感觉到了？

露 斯 是的，是的，我感觉到了！（她不知不觉地偎依到他身旁。他的手臂悄悄地搂着她，仿佛他也没有意识到似的）我怎么能不受感动呢？你讲的那么美！

罗伯特 （突然感觉到他的手臂搂着她，她的头倚在他的肩上，他轻轻移开他的手臂。露斯惊觉，手忙脚乱）因此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走了。就是为了那个理由——那个还有另外一个。

露 斯 还有另外一个？那你也必须告诉我。

罗伯特 （探索地望着她。在他的注视下，她垂下头）我不知道我不是应当告诉你！无论是什么，你答应不生气吗？

露 斯 （微微地，她的脸还是扭开的）行，我答应。

罗伯特 （坦白地）我爱你。那是另一个原因。

露 斯 （把脸藏在手里）噢，阿罗！

罗伯特 我原本不想告诉你，不过我觉得我必须告诉你。如今没有什么关系了，由于我要走得那么远，那么久，可能永远不回来了，我爱你爱了这么多年。可是直到我同意和舅舅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真地爱你。后来我考虑到要离开你，那种痛苦犹如闪电一样启发了我，我爱你，还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就爱上你了。（HT5 " K 他从露斯脸上微微拉开她的一只手）露斯，不要把我和你讲的放在心上。我明白那一切都是办不到的，我还知道：由于我发觉了我自己的爱情，同时我也就发觉了别人的爱情。我知道了阿安爱你，因此我知道你也一定爱他。

露 斯 （象暴风雨忽然发作）我不爱！我不爱阿安！我不爱！（罗伯特惊呆了，直看着她。露斯歇斯底里地哭起来）是什么东西把这种糊涂念头灌进你的脑里的。（她突然伸出两臂搂着他的脖子，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噢，阿罗！不要离开！你现在一定不要走！你不能走！我不要你走！你走了，我会伤心的！

罗伯特 （痴迷转变为狂喜，他紧紧搂着她——缓缓地、温柔地）你是

说，你爱我吗？

露 斯 （哭泣）是的，是的，当然我爱你，你怎么想的？（她仰起头来，带着颤巍巍的微笑，凝视他的眼睛）你这个傻瓜！（他亲她）我向来就爱你。

罗伯特 （疑惑）可是你跟阿安总是在一块！

露 斯 由于你好象从不想和我一起到什么地方去。你总是念一本旧书，一点不睬我。我也太骄傲了，不想让你知道我关心你，因为我认为你上了一年大学，自认为有学问，自高自大，就不愿意在我身上白花时间了。

罗伯特 （亲她）我正在想——（大笑）我们俩全是大傻瓜！

露 斯 （忽然害怕起来）你不会再走了吧，是不是，阿罗？你告诉他们，为了我，你不走了，好吗？现在你不可以走！你不可以走！

罗伯特 （为难）或许，你也能够走。

露 斯 噢，阿罗，别那么傻气了。你明白我不能走。谁照顾妈呢？难道你不明白，因为妈的缘故，我不能走吗？（她抱住他恳求地）请不要离开——现在不要离开。告诉他们你已经决定不走了。他们不会在乎。我知道你妈与你爸都会高兴。大家全高兴。他们不愿意你走得那么远。求求你，阿罗！我们一块呆在这里十分幸福，这里是咱们熟悉的家乡。请告诉我你不走啦！

罗伯特 （面对一个明确的、最后的决定，表露出内心的矛盾）但是，露斯——我——迪克舅舅——

露 斯 当他知道，你留下是为了你的幸福，他不会在意的。他怎么会呢？（见罗伯特默默不语，她又哭了起来）噢，阿罗！你说过——你爱我的！

罗伯特 （被这种要求征服了，声音里显露出下定决心）我答应你，露斯。我不离开了。好啦！别哭啦！（他紧搂着她，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稍停以后，他说起话来，怀着快乐的希望）或许阿安是对的——比他清楚得更对些——他说我要找

的所有东西，在这里，在农场上家里，都可以找到。我想那个秘密，在世界边缘上朝我叫唤的秘密，天边之外的秘密，肯定是爱情；我没去找它，它却找我来了。（他紧紧抱住露斯）噢，露斯，我们的爱情比任何远方的梦都要甜蜜！（他热烈地吻她，跳到地上，把露斯搂在怀里，带到大路上，接着放下。）

露 斯 （高兴地大笑）哎呀，你真有劲！

罗伯特 来！我们立刻去告诉他们。

露 斯 （恐慌）噢，不，不要，阿罗，让我走了以后再说。大家都在那里，肯定会起哄的。

罗伯特 （吻她，愉快地）随你便吧——有心计的小姑娘！

露 斯 那么，咱们走吧。（她牵着他的手，他们开始向左面走去。罗伯特突然停住，掉过身来，好象要向小山和正在消逝的落日霞光瞧上最后一眼。）

罗伯特 （朝上看，指点着）看！第一颗星。（他低身温柔地吻她）我们的星！

露 斯 （轻轻地低语）是的。咱们自己的星。（他们站了片刻，抬头望着星星，他们的手臂互相挽着。随后露斯又拉着他的手，带他走开）来吧，阿罗，咱们走吧。（他半转回身来和她走，眼睛再一次注视天边。露斯催他）阿罗，我们快赶不上晚饭了。

罗伯特 （迫不急待地摇着，仿佛要摆脱什么恼人的思想——笑着）好吧。那么咱们跑吧。来！（他们笑着跑下。）

〔幕落。〕

第二场

同一天夜晚九点钟，梅约农场的会客室。左边有两扇窗户可以看见田野。两窗之间，靠墙搁了一张老式核桃木书桌。后边左角里放了一个带镜子的碗橱。碗橱右边后墙上有一扇窗户

能看见大路。窗户旁边有一扇门通庭院。再向右，搁了一张用马鬃填的黑色沙发，沙发边又有一扇门通卧室。右墙角搁了一张靠背椅。右墙中央有一扇门通厨房。再靠前面，有一个两用煤炉和煤桶等等。新铺了地毯的会客室当中，有一张橡木餐桌，桌上铺了红色桌布。桌中央有一盏大煤油灯。餐桌周围放了四把椅子——三张摇椅，椅背上放着桃花小罩布，还有一张靠背椅。墙上粘着涡形花纹、老红色的壁纸。

室内所有东西都整洁，放得恰到好处，没有一点拘谨的感觉。举家有一种安闲舒适朴直的气氛，那是大家通力合作，从勤劳兴旺中共同获得的。

杰姆士·梅约、他的妻子、他的妻舅迪克·司各特和安朱全在屋里。梅约的身材和相貌和他的儿子安朱一模一样——他是个六十五岁的安朱，蓄着短短、整齐的白胡子。梅约太太是个小个儿、圆脸，一本正经的女人，她五十五岁，曾经当过教员。农家妇女的劳动让她受到操劳，却并没有压垮她。她的言谈举止还保留梅约家庭没有的那种温文尔雅。罗伯特和他父母的相似处能够从她身上找出根源。她的哥哥船长是个矮矮粗壮的人，有一张久经风霜和快活的面庞，一缕白髭——一个典型的老水手，讲起话来声音宏亮，指手划脚。他五十八岁。

杰姆士·梅约坐在餐桌前边，戴着眼镜，膝头放着一本正在读的农业杂志。船长坐在后边一张椅子上，身子朝前伸，双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安朱倚在左面的靠背椅上，下巴靠在胸口上，眼睛盯着地毯，皱着眉头，若有所思。

幕启时，船长刚讲完一个海上的故事。人们装着很感兴趣，脸上却挂着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

船长（格格地笑）那个女教士，在我靠岸时，在码头上和我招呼，她说，——她那张傻里傻气的脸拉得紧紧的，严肃得像裁判官一样——“船长，”她说，“麻烦请告诉我海鸥夜里在什么地方睡觉？”这要不是她的原话，我宁愿天诛地灭！（他用双掌打桌子，放声大笑。其余的人也强作微

笑)真是个傻瓜女人的问题,对不对?我也就十分严肃地看着她。“太太,”我说,“我可无法正确地答复那个问题。我还未见过一个睡在铺位上的海鸥哩。下一次我听见海鸥打鼾时,我一定记下它睡在什么地方,然后写信告诉你吧。”然后她骂我是个真正不怀好意的笨蛋,马上离开了我。(他又哄然大笑起来)我就是这么打发她走的。(其他的人微笑,但马上又闷闷不乐了。)

梅约太太 (心不在焉——觉得她得说点什么话)既然谈起海鸥来,到底它们睡在何处呢,迪克?

司各特 (打桌子)哈!哈!听她的,杰姆士。又是一个,哼,你这一问真把地狱都给问住了——请原谅我又赌咒了,凯特。

梅约 (眨着眼睛)它们放下翅膀,铺在波浪上当作一张床。

司各特 接着告诉鱼儿,到了该起身的时候,向它们吹个口哨。哈!哈!

梅约太太 (强笑)你们男人简直太聪明了。(她又缝起衣服来。梅约假装读杂志。安朱盯着地板。)

司各特 (莫名其妙地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最后再也受不了那死气沉沉的沉默了,开口说)你们好象正在装裹一具死尸一样。(故作关心地)老天爷,难道这儿死了人吗?

梅约 (严厉地)迪克,别瞎说八道了!你和我们同样清楚,我们并没有兴高采烈的事。

司各特 (辩驳地)我也瞧不出有什么披麻带孝的事呀。

梅约太太 (愤怒地)你怎么能讲出那种话来,迪克·司各特。你不是领着我们的阿罗,深更半夜,离开我们,按时去乘你那条老船吗?我想可能你会等到明天早晨,要他吃了早饭再走吧。

司各特 (无可奈何地向大家求情)你们看,那难道不是女人家的见识吗?老天爷,凯特,我不可以命令潮水,要它按我的吩咐,高涨起来。我熬夜受罪,呆到六点钟才去开

船，又有什么好玩的。（抗议地）还有，圣代号并不是一条老船——至少，不算太老——她与往常同样漂亮。

梅约太太（嘴唇发抖）我希望阿罗不走。

梅约（从眼镜上方看她——安慰地）好啦，凯特！

梅约太太（抗议地）哼，我真的不愿意他走！

司各特 在我看来，你不该太难过。这次航行会让他成器。我会尽心教他学习航海。让他很快就能得到一张大副的证书，如果他愿意旅行的话，他这一世就有了一个职业。

梅约太太 但我不希望他旅行一辈子。这次航行一完，你一定要把他带回家来。那时他的身体就会完全恢复，他就会想——结婚——（安朱坐在椅子上身子忽然向前一俯）——在这儿安安稳稳住下去。（她看着膝头上的针线活——一顿）我没有料到，要阿罗出门，会令我这样难过。不然的话，我连一分钟都不考虑。

司各特 凯特，现在所有都定下了，总是那么嘀嘀咕咕有什么好处。

梅约太太（简直要哭出来）你当然能够那么说。你从来没有过孩子。你不知道和他们分别是个什么滋味——况且阿罗又是我最小的一个。（安朱皱皱眉头，在椅子上焦躁不安。）

安朱（突然掉身面向他们）有一件事，仿佛你们谁也没有考虑过——那就是阿罗自己要去。他是下定了决心的。自从这次航行首次提了出来，他就一直梦想出去。不要他走是不公平的。（仿佛他突然感到不安）如果是他的想法还是象今晚上他和我说的这样，不要他走，至少是不公平的。

梅约（带一种决定的神气）凯特，安安说得对。你看得出来，一切争论都可以终结了。（瞧瞧他的大银表）不知道罗伯特是怎么回事？他推车送那个寡妇太太回家实在太久啦。今天是他最后的一个晚上，难道他还可以跑出去看着星星作梦吗？

梅约太太 （略带责备口气）阿安，今晚上你怎么不推艾特金太太回去。往常她与露斯到我家来，都是你送的。

安 朱 （躲开她的目光）我想今晚上罗伯特可能想去。她们走时，他立刻提出来要送她们。

梅约太太 那只是因为礼貌的原因。

安 朱 （站起来）我想，他就会回来的。（转身朝他的父亲）爸，我想去看看黑牛——看她是否还在痛。

梅 约 对——最好去看看，孩子。（安朱走进右面的厨房。）

司各特 （他出去时——放低声音说）这个小伙子将成为一个好样的棒水手——如果他愿意做的话。

梅 约 （严厉地）迪克，你可不要把那种糊涂念头灌进阿安的脑袋里——不然咱们会扯皮的。（随后他微微一笑）你引诱不了他，你没有办法。阿安从骨子里是个梅家的人，他是个天生的庄稼汉，并且还是一个棒极了的庄稼汉。他会象我所期望的那样，生在这个农庄上，死也死在这个农庄上。（怀着自豪的信心）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将这个农庄变成本州最漂亮、最有出息的一个农庄！

司各特 我看如今就已经是个很漂亮的地方了。

梅 约 （摇头）太小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土地，让它变得更了不起，但我们没有购地的本钱。（安朱从厨房进来。他戴了帽子，手里拎了一盏点亮的风灯，走向通到外面去的后门。）

安 朱 （打开门，停下）爸，还有别的事要做吗？

梅 约 没有，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安朱走了出去，带上门。）

梅约太太 （稍停）不知今晚上阿安是怎么回事。他的举止那么古怪。

梅 约 他的确有点郁郁不乐、无精打采。我想是由于罗伯特就要走了吧。（向司各特）迪克，你不会知道我的两个孩子互相多么亲热。他们和一般的兄弟们不同。他们从来是相亲相爱的，从未吵过一次架。

司各特 你用不着告诉我。我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多么要好。